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
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
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
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
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
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
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
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

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
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
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
在焉父卅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
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
四郡徐廣曰九江廬
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
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
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
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
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
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
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
陽侯令從者魏劭剉之厲王乃馳走闕下
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
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
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
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

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
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
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
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
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
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
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反
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令人使閩越匈奴
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

谷口

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

徐廣曰大車駕馬

反

丞相臣張倉君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
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
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
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
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
為丞相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
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
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

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

大夫但

張晏曰大夫姓也上

史傳五十一
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
士伍開章等七十人

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
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

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
卒諡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
欲以危宗廟

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

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

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

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

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

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

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士樹表

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

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

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土藏之詐捕不

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刻繫治城

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

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

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

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

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升令故
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
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
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
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
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
為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
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
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

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
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
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
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
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
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遂
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
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
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

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弟兄而更相逐乎

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

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徐廣曰景王章之子

而追尊諡淮南

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

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

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定吳使者至廬

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

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

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

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

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

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

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

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

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

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

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

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

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

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

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音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詔長安徐廣曰詔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女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

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

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

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

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

席王乃佯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

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

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

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元

朔五年太子學用劔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

中霫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評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刻不虧王以請相相

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評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評王以斥霫被事耳王自度無何

如淳曰無何罪

不發中尉還以聞

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關奮擊匈奴者
雷甯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
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
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
淮南界言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
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
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
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
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

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

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

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

等案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

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廷臣必徯膠東

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比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

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

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

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

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

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

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
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
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
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
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
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
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
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
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
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

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
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
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
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
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
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
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
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

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
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
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
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
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
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
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
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
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
民眾行珠王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實

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

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

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

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

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

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

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

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

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

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
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
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
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
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
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
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子為子兄秩數不
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
父服虔曰不省錄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

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
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
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
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
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
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
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
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
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

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
 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
 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
 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
 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
 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
 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
 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
 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

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
 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

服羌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

如淳曰廣謂
拓大之也長

榆塞名王恢所
謂樹榆為塞

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矢援

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
 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
 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
 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

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
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
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
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
井未通而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
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
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
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
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

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

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

徐廣曰一作
唯音寂矣反

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
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徐廣曰
一本無

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
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

且吳何知反

瓚曰言吳王
不知舉兵反

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

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
口而今漢將得出之

今我令樓緩

漢書直云緩
無樓字樓緩

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
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

先要成臯之

口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之道陳定

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
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
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阜之口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
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
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
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
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刑繫詔獄餘無可
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

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
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
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鐵鑿棘
矜也徐廣曰大鏃謂之剗
音五哀反或是鐵手公何以言有禍無福

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
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
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
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

陞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
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
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
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揚熊也大
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
如公言不可傲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
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
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

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

號完其耐贖故曰耐古耐字從三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赦令除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

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

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

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

太子幸臣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如

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

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隨而說之儻可傲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

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

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

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

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

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

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使人即刺

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

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

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

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

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

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

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

有應我者即無應柰何被曰南收衡山以

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駟案

蘇林曰下雒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

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

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

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

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

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

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
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
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
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
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
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
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
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
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

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

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

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

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

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

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

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

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

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

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曰節印圖及他逆無

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

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

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

爵為士伍母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

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

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

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

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

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

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
廷尉湯曰被首為王晝反計被罪無赦遂
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
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
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
王兄弟相責望王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
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赤心結賓客以應
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

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
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
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
直王又冢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
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
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
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衡山王以
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
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
豫作計校王后
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

妬取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
婢盡道殺太子毋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
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
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
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
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
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
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
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

漢書音義
曰傳母屬

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
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
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
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
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
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
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
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
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

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孝日益親幸王竒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鏃矢

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音扶萌反刻

天子壘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

安上書言孝作輜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間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

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
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
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
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
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一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
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
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
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
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
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
乘多水

時而出
持竹

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

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
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
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
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
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
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
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

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
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
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効
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
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
之罪也

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
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
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
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
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

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
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
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開道不拾
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
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
人見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皇覽曰子

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
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

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
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
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
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
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
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
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
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

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
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
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
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
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
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
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
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

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
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
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
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
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
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
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

晉文以正國法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

衛君

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

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

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

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

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

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

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

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
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
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
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
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
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
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
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以
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
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
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

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
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
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
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
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萊盎之
為人也應劭曰傅相梁人為孝王將素伉直善灌夫鄭當時及
宗正劉棄徐廣曰一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
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

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
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
云云張晏曰所言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
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
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
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
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

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
最後病莊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

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
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
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
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
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
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

口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亭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

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

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

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

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

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公紛亂也

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

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

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

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

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小事承上間常言

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

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

奏波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

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

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

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

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
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
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
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
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
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
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
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

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
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
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
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
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
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
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
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子觀黯之言也

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
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
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
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
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
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
人黯請間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
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

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
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
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
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
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
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
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璜曰無符傳出為闌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
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

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
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
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
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其上以
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
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
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
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

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
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
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
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
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
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
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
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
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

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黥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黥與息言抵息罪令黥以諸侯相秩居

淮陽

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

七

歲而卒

徐廣曰元鼎五年

卒後上以黥故官其弟

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黥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黥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

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

事蓋侯信

徐廣曰太

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

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黥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

漢書音義曰當時父

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

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盡拜名籍

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

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

服虔曰梁孝王弟聲之將楚相之弟

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

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瓚曰諸

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

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

以繼日至其明且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王之禮以其貴

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

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

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

每

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

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

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君恐

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

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波河自

請治行五日

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

上曰吾聞鄭莊行

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

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
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

賓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財利如今

方宜矣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儻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多逋負

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

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為老

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

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

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貨財

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十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

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

曰邾一作邳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

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

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

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

云悲夫

汲鄭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玉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

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
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

一作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

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

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子

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

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

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

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

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

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

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

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

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

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

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

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

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

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
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
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
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
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
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

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
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
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
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
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
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
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
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
則申培公

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
培申公名音扶尤切

於齊則轅固

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
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
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
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
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
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
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

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

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

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

謹與太常臧

漢書百官表孔臧也

博士平等議曰聞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

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

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

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

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

徐廣曰一六次治禮學掌故

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

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
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
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
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曾申公以弟子從
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
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
公傳其太子戊

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
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王戊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郢
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戊不好學疾申公及

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

徐廣曰申
腐刑

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

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徐廣曰魯
恭王也

弟子自

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

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

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

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

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

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
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
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
乘軺傳從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
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
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
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
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實太后好老
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

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

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

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

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

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

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

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內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

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

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

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

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

律之於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

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

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

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

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

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

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

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

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

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漢書曰燕人名嬰

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

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

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

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

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

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

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

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弟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封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

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
臣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
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
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
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
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
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
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
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

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
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
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
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
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嘗爲漢禮
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爲淮陽
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
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
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

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
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
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
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
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
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
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
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

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
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
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
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
元六年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
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
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

董仲舒音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

漢書曰齊字子都

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

褚大廣川

徐廣曰瑕一作段又作瑕也

温呂步舒褚大至

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波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

至大官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傳六十一

十三

序後

